

最好的生日礼物

父亲过生日，在外地工作的小何没有提前打电话，故意在午饭开始之际，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。看到已经半年多没有回家的“小棉袄”，父亲满脸惊喜。不过，这样的表情只持续了几秒。接下来，他就变得一脸失落。

因为，小何不是一个人回来的，她带回了相恋两年多的男友。她原本以为，这是能令父亲开心的事，没想到，父亲只淡淡地说：“这么长时间没回家，我以为你走丢了，原来是被别人拐跑了……”小何的男友赶紧献上两瓶好酒，父亲却佯装没看到，只顾着把女儿最爱的



菜往她碗里夹，弄得一对年轻人满脸尴尬。

吃完饭回家时，父亲故意拉着小何走在后面，用略带埋怨的语气说：“谈恋爱了也不告诉我。你瞧瞧，那小子还没我高呢，他靠谱吗？”小何说：“爸，

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您还不了解他……”父亲打断了她的话，说：“可我了解你啊。从小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那小子哪会有会照顾人的样子啊。还有啊，你刚才在饭桌上也没吃饱，回家我再给你做点儿饭。”

当他们回到家里，不等父亲下厨，小何的男友已经主动提出再煮点儿面条。小何高兴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”男友说：“你现在什么饭量我还不不知道啊！再说，我刚才看你怎么吃。”小何笑了：“都赖你做饭香，把我的胃都撑大了。”父亲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转身拿出一瓶珍藏了几

十年的好酒，开始热情地招待女儿的男友。

小何是我的一位小同事，她在朋友圈里用一大段文字记录了初次带男友回家的经历。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希望女儿找到比他更爱她的人，但又希望这个人可以来得晚一些。这就是父亲。

生命最美的传承，是将珍爱托付给值得的臂弯。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不是惊喜的归来，而是让父亲看到：在他呵护不到的远方，也有人正用心守护着他的宝贝。这份爱的延续，胜过世间所有的美酒佳肴。

张军霞/文

那簇移动的花

一天早上，我从公园锻炼回来，远远看见一簇花在移动——竟是一位骑电瓶车的女士，帽檐上别着七八朵绢花，红的粉的黄的，活像顶了一个小花园在头上。我多看了两眼，没想到那辆电瓶车直接停在我跟前，车上的人喊了一句：“姐！”我仔细一看，那竟是十多年没见的小李。

寒暄中，小李提起 17 年前我为她介绍工作的事：“我干了一天，觉得不合适就辞了，你反倒请我吃了一顿饭。那时候我年轻，不懂事，哪能让你破费呢……”

隔了几天，小李发微信说

想来我家坐坐。家里乱，我懒得收拾，就约她傍晚在公园锻炼时见。一见面，小李便说：“我跟孩子说了，姨肯定是怕我空手上门不好意思，才特地约在公园见，真会替人着想。”我只好笑纳这番“误会”，毕竟我的形象瞬间高大了。

这让我想起她年轻时就这脾气，什么事都往好处想。她 24 岁和老齐订婚时，按当地习俗，彩礼最低要 10001 元，还得配上“三金一木”。老齐家只拿了 3600 元，大家都替她不值，她却说：“老齐说了，彩礼要得少才显得姑娘懂事。”我当时还想，她可真好说话。后来，婆婆

病逝，公公想再找一个，小李到处托人介绍，真给办成了。有人笑她傻：“你公公的退休金以后都得给后老伴花了。”她却说：“人家替我们照顾老人，花钱是应该的。要不我和老齐在外打工也不安心。”

那天在公园，小李说明了来意——她想办个托管班，问我怎么看。我不懂这一行，但知道她脾气好又有耐心，便回答：“你肯定行。”她一下子笑了：“借你吉言。”

上个月，我才听说老齐前年突发了脑出血，她一直在家里照顾病人。这些难事，她一句都没跟我提过。有次见面，我主

动聊起此事。她说：“我不想说这些事，起不到作用，还让别人跟着难受。”她正了正帽子上的“一簇花”，说：“去医院看看就知道，比老齐病情严重的人多了去了……老齐现在康复见效，越来越好了。”

直到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：她不说负能量的话，不卖惨，即使日子再苦，嘴角依然带笑，这是高情商，也是过日子的通透。再看她帽上的那簇花，忽然不再觉得别扭——那移动的，分明是一个倔强不肯低头的春天。花无论朝哪边开，能这般自由绽放，便是生命最美的姿态。

马海霞/文

一切皆有可能

在一次培训课上，讲师拿出一个新鲜的苹果，一张极其普通的钞票，问台下的员工：“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，也不许改变苹果的原本性质，在一分钟之内，谁能将钞票插进这个苹果里面？”

台下的员工纷纷议论起来。有人说，用铁丝将苹果打个洞后再将钞票插进去；有人说，将苹果煮熟后再用钞票插进去……但是，这些办法都违背了问题的前提条件。各种方法被逐一否定后，大家纷纷摇头表示：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！

这时，一名员工大胆地站起来，向讲师质疑道：“既然问题是您提出来的，我想您肯定有解决的妙招吧？”

讲师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大家可要看好了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”讲师说着，把钞票卷成很细很细的尖锥状，然后对准苹果，以极快的速度使劲一插。结果，钞票真的插进了苹果里面。台下的员工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找准了方法，一切皆有可能！

秦湖/文

不必满桶水

从朋友家出来，路过一个菜市场，看见水产摊前的鲫鱼，心想煮一道鲫鱼豆腐汤应该很美味。于是，我挑了一条看起来最精神的鲫鱼，还特意从自己的车上拿下来一个小水桶，装了半桶水。卖鱼的老婆婆说：“别放桶里，就放塑料袋里拎回去，保准到家还蹦跶。”

老婆婆边说边把鱼放进厚实的塑料袋里，轻轻地打了个结，递给我。

我半信半疑，拎着塑料袋上了车。鱼在里面偶尔摆一下尾巴，幅度轻得像一片叶子在动。这时候我才慢慢琢磨透老婆婆的话：鱼的呼吸靠鳃，只要鳃保持湿润，它就能从空气里吸氧。塑



料袋松松垮垮的，里面却有足够的空气。反观小水桶，半桶水看着安全，可水里的氧气就那么点儿，鱼在里面急得扑腾，耗氧更快。想起以前用桶装鱼，总在半路就看见鱼肚翻白，那时只当是路太远，原来竟是自己好心办了坏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渔民早就摸透了这个道理。就像福建的弓鱼技艺，渔民用草绳把大鱼的头尾捆成一张弓，不让它乱蹦消耗体力，再往鳃上淋水保持湿润。这样，鱼能安安稳稳地活上一天，运到远地方也新鲜。道理其实是一样的——与其给鱼多余的水，不如守住最关键的湿度，再让鱼省着点儿力气。

回到家，我把鲫鱼放进盆里，它果然活蹦乱跳起来。原来世间有不少事，我们以为做得周全，未必抵得过顺应天性的简单。

张君燕/文

